

## 2 香港「家庭幸福」狀況

黃美菁 馬麗莊 尹寶珊 夏麗麗

---

### 前言

由 2000 至 2016 年，香港有關家庭和與家庭這課題相關的研究多達 3,181 項，但當中關於「家庭幸福」（family wellbeing）的卻寥寥可數，而與「家庭幸福」相關的題目，例如家庭功能，只約佔全部出版數目百分之十（Wong et al., 2019）。在 2017 和 2018 年，香港家庭福利會進行了兩項有關「家庭幸福感」的調查，主要運用 Poston 等（2003）建構的「家庭生活質素量表」（Family Quality of Life），以四個主觀指標來量度「家庭幸福感」，包括家庭溝通、父母教養、精神幸福感和物質幸福感（香港家庭福利會，2017；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8），這兩項研究無疑加強我們對香港「家庭幸福」狀況的了解，但香港在此方面仍然缺乏相關的探討。

本文先討論「家庭幸福」的定義和元素，再就 2019 年進行的一項有關調查，分析香港「家庭幸福」的情況，以及不同「家

---

\* 本研究得到香港家庭福利會的支持和贊助，霍康廷先生的協助和受訪者的參與讓研究得以順利完成，對此，我們衷心感謝。

庭幸福」水平群組的社經特色，從而對本地的家庭政策制定與服務發展有所啟發。

## 何謂「家庭幸福」？

「家庭幸福」意義十分廣泛，澳洲的 Families Australia (2007) 將之定義為家庭整體和個別成員的健康、快樂和成功；新西蘭學者認為「家庭幸福」是指家庭成員在生理、物質、情緒和社會等範疇的狀態 (Social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Unit, 2018:23)；美國學者指出，「很多研究都沒有明確地定義何謂家庭幸福，其意思通常是顯示在所選取的結果、指標、價值觀和理想境界。」 (引自 Wollny, Apps, and Henricson, 2010:30) 英國一項研究認為「家庭幸福」必須與家庭成員的實際行為有關，因此其選取的指標與家庭日常生活結合，包括飲食、運動和遊戲、玩耍和學習、家庭與外在環境的接觸，以及行善 (Yaxley, Gill, and McManus, 2012)。在亞洲，馬來西亞是第一個建構自己「家庭幸福」指標的國家，以八個範疇來定義和量度馬來西亞人「家庭幸福」的水平 (Noor et al., 2014;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Board, 2017)，即家庭成員關係、家庭經濟、家庭健康、家庭安全、社會參與、宗教信仰角色和實踐、居住和環境，以及資訊科技。

儘管「家庭幸福」很難有一個通用的定義，但 Wollny 等 (2010) 指出，「家庭幸福」是多元面向，它涵蓋多方面的概念，並結合來自生理、心理、社會和經濟四方面的幸福感。此外，家庭是否幸福與家庭能否滿足其成員的需要和發揮家庭功能息息相關。最後，「家庭幸福」是情、境相依的概念，在選取指標時將會受社會文化環境所影響。

## 香港「家庭幸福」的定義和元素

建基於 Wollny 團隊的概念，本研究定義「家庭幸福」為「家

庭在與環境互動中履行各項家庭職能，滿足其成員多元需要的能力的狀態」，換言之，「家庭幸福」是一種家庭狀況，讓其功能能夠有效地發揮，從而滿足家庭成員的不同需要 (Wong et al., 2020)。根據西方和本地的相關研究發現 (例如 Zubrick et al., 2000; 馬麗莊、王家英, 2007)，要有效發揮家庭功能，家庭內部狀況和家庭與外在環境關係同樣重要，前者是指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繫、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狀況，和家庭擁有的資源；後者則涉及家庭與外在環境如工作、社區和整體社會的互動。

## 家庭內部情況

### 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繫

過往的研究顯示，家庭成員的連繫與家庭成員是否有足夠和優質的相聚時間、家庭是否有正面的相處氣氛、家庭成員會否在有需要時願意互相幫助，以及家庭成員能否有效地履行家庭責任相關 (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 Noor et al., 2014; 馬麗莊、尹寶珊, 2015)。

香港人普遍生活繁忙，家人之間一般都缺乏相聚的時間，縱然家庭相聚時間愈多，也未必擁有愈高的相處質素，但家庭成員能有較多的時間相處，或較多一起參與家庭活動，他們的家庭幸福感和個人精神幸福感都會相對較高 (Ma et al., 2009; Lau et al., 2012)。另外，當家人見面時能享受共聚的時光，「有傾有講」，開心見誠地談話，這表示家庭溝通良好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2018)。

家人相處時的氣氛亦十分重要，華人社會重視和諧的人際關係，所謂「家和萬事興」，和諧的家庭關係會帶來健康、幸福和興旺 (Ma et al., 2009; Lam et al., 2012; 香港家庭福利會, 2017)。相反，頻密的家庭衝突反映家庭功能失調，增加家庭成員的壓力，影響家庭功能的發揮 (Chan, 2012)。

中國人的信念是「內外有分，親疏有別」，認為親人關

係最為緊密，其次是朋友、鄰居和同事，當個人有需要時，主要找家人協助。以代際關係為例，無論在財務、勞務、資訊和情感上，現代社會不限於成年子女照顧父母，很多父母亦會協助其成年子女，而且不受居住地域限制。父母與子女愈頻密見面和接觸，雙方的關係滿意程度愈高（馬麗莊、尹寶珊，2015），這是正面的家庭關係，雙向的幫助令家庭的功能有效地發揮，例如對現代家庭來說，祖父母協助照顧年幼孫兒是相當重要的資源（Policy 21 Limited, 2019）。

最後，家庭成員亦需要履行各自的責任以發揮家庭功能，例如夫婦分工合作，承擔家庭經濟、家務、教養子女、照顧長輩等；可惜，現代家長在這方面面對很大挑戰，特別在教養子女的問題上。「男主外、女主內」是傳統的分工模式，隨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勞動市場需求增加，很多婦女在生兒育女後仍然會投入職場，但在工作和親職責任之間不易取得平衡，一些中高收入的專業女性，在無法兼顧下，甚至要捨棄工作（Lee, 2002）；男性方面，沉重的工作往往令他們成為「缺席的爸爸」，難於履行父親的義務（Luepnitz, 1988），於是，教養孩子的責任就落在母親身上，有些母親因此要身兼工作和教養孩子，百上加斤，影響家庭生活（Ma et al., 2012）。

### 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

隨着香港醫療服務質素的改善，以及市民生活質素的提高，2018年數字顯示，香港人的壽命比30年前增加了八年，標準化死亡率顯著下降（政府統計處，2019a:FB2, 2019c:14），然而，香港人的精神健康是一項深受關注的公共問題。在2011-12年度，約有187,000人需要接受政府不同類型的精神科治療服務，到了2015-16年度，數目已增加至逾226,000人，增幅達20.9%。在不同組群中，青少年和長者的精神健康問題尤其值得關注（食物及衛生局，2017:3-4）。

家庭成員身心健康狀況直接影響家庭整體的情況，家庭成

員身體或精神出現問題時，無論是患者或照顧者都承受極大壓力，對個人和家庭生活有負面的影響（Wong et al., 2003; Ma, 2005; Ho et al., 2009）。例如在長者照顧上，家庭照顧者的健康狀況比非照顧者為差，焦慮程度也較大，女性的情況更為明顯；而照顧壓力與生活質素則成反比，即照顧壓力愈大，生活質素愈低（Ho et al., 2009）。另外，家庭中有成員患有情緒病時，更要承受社會污名化而帶來的壓力和負面情緒，包括焦慮、無助、挫敗等（Tsang et al., 2003）。相反，如家庭成員擁有理想的身心狀態，個人對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和幸福感都會提升（馬麗莊、王家英，2007; Ma et al., 2009）。

### 家庭資源

家庭資源包含經濟資源和心理資源（Zubrick et al., 2000）。經濟資源是指家庭生活水平和收入狀況。香港是世界上生活指數最高的地方之一（Mercer, 2019），堅尼係數在2016年時為0.539，遠超出0.4的警戒線（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2008:51; 政府統計處，2017:7）。「貧窮」是香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特別是跨代和長者貧窮（黃洪，2015）。貧窮家庭在家庭時間質量、家庭財務管理、人力資本（如父母教育水平）、社會網絡、處理壓力能力等方面都比中上收入家庭為差，這自然減低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Ma et al., 2009; Ma, 2015）。

心理資源與家庭是否有充足空間、居住環境是否安全，和個人能否處理日常大小事情有關。香港是全球排行第二至第三人口最稠密的地方（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1），在2016年，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僅約161平方呎，20.7萬人居住在分間樓宇單位（政府統計處，2018:2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8）。根據2019年的調查，「劏房戶」的人均居住面積只有58.2平方呎，較公屋標準75平方呎低，但租金卻佔家庭收入41%（《明報》，2019），狹小的居住環境直接影響個人的身心

健康，家人互動空間有限，容易產生磨擦，也就影響家庭生活質素和幸福感受（Ma et al., 2009; Noor et al., 2014; 香港家庭福利會, 2017）。此外，日常生活需要處理林林總總的事情，如為家庭成員尋找合適的醫療服務、家居維修等，相比失業、離婚等家庭危機，這些事情看似輕省，但若長期處理不當，會造成心理負擔和壓力（Zubrick et al., 2000）。Johnson (1998) 認為面對生活難題時，「自我效能感」比事情本身更影響壓力的程度，換言之，個人主觀認為自己能否妥善處理該事情與壓力指數有關，自我效能感愈高，則壓力指數愈低；同時，自我效能感愈高，對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亦會愈高（Ma et al., 2009）。

## 家庭與外在環境關係

### 社會連繫

社會連繫是指家庭與外部社會的連結與互動，包括參與社區事務及回饋社會，例如政治參與、繳納稅款、參與義務工作和作出捐贈、加入組織、遵守法律、持守社會公義等（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 2012）。雖然香港人普遍生活繁忙，但相比世界其他地方，在參與社會事務及回饋社會方面仍能保持中上水平（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201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家庭與社會之間保持正向連結與互動，有助促進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並建立其對社會的歸屬感，增加人與人的連繫（Mak, Cheung, and Law, 2009; Noor et al., 2014），對新來港人士，特別是女性，這尤為重要（Wu and Chow, 2013）。

### 社會資源

社會資源是指當家庭有需要的時候，特別在一些關鍵人生階段，如第一個孩子出生、家長退休，或是出現家庭危機如喪偶、患病，他們能否獲得正規（例如政府、社福機構）與非正

規（親友、同事、鄰居等）的支援（Ma, Pun, and Lai, 2004; Lau and Wong, 2008; Wu and Chow, 2013）。家庭功能與社會網絡相關，當家庭與親友、鄰居有較強的連繫時，其家庭功能亦相對提升（Ma et al., 2009）。可惜，一些弱勢社群，例如貧困家庭、精神病患者、單親家庭等，因為社會人士對他們抱有偏見，在社會污名化的影響下，容易陷於孤立無援（Lau, 2003; Chung and Wong, 2004; 黃洪, 2015），以精神病患者為例，他們在尋求醫療協助時，約有一成人士曾受醫護人士拒絕，而精神病患者最普遍的處理方法是不向外人披露自己的病情，但這會影響他們在有需要時尋求協助（Chung and Wong, 2004）。

### 生活平衡

生活平衡是指家庭成員能否在家庭生活和在工作之間取得平衡，以達至兩方面都得到滿足感的狀況（Greenhaus, Collins, and Shaw, 2003）。家庭生活和在工作可以互相促進，亦可以產生衝突，正面工作經驗能夠促進個人成長，提升個人的成功感，有助家庭幸福的長遠發展；家庭生活和在工作有衝突時則會帶來個人（例如身心健康、私人作息娛樂）和家庭（例如父親與子女關係、家庭相聚時間、籌劃家庭活動）層面上的負面效果（Lau, 2010; Lau et al., 2012; Lau et al., 2014）。2017年一項本地調查發現，35%在職受訪者認為自己難於在生活和工作上取得平衡，當中以35至54歲中年人士和離婚/分居女性最感困難（Policy 21 Limited, 2019:114），這情況可能與中年人士的家庭經濟負擔，以及女性在離婚/分居之後需要母兼父職有關。

總觀西方和本地的研究，家庭功能能否有效地發揮以滿足家庭成員的多元需要，與家庭內在情況和與外在環境互動息息相關。正如 Wollny 團隊提出，「家庭幸福」是情、境相依的概念，在選取指標時會受社會文化環境所影響，以上討論的「家庭幸福」元素，有些也是在其他地方普遍通用，例如家庭資源、家庭成員身心健康等（Zubrick et al., 2000; Noor et al., 2014;

Social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Unit, 2018)；另一些「家庭幸福」元素，則是在香港的獨特社會文化下產生，例如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繫，與中國傳統家庭觀念（例如家庭和諧、家人互助）息息相關；有一些適用於其他地方的元素，卻並不適用於香港，例如新西蘭是一處多元種族的地方，「家庭幸福」與不同種族居民能否和平共處有關（Social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Unit, 2018）；又如馬來西亞有超過六成國民信奉回教，其次是佛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宗教信仰是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環（Noor et al., 2014），這兩方面都有別於香港的情況。

## 調查研究

### 研究目的

我們受香港家庭福利會委託開展這項研究，主要目的是制定一套適合香港社會文化、信效度俱佳的「家庭幸福」測量工具，並對香港家庭的幸福水平作出評估。有關制定家庭幸福測量工具的詳情，可參考此項研究的報告（Wong et al., 2020）。本文主要報告香港整體和不同範疇「家庭幸福」的狀況，以及不同「家庭幸福」得分群組的社經特色。

### 研究方法

我們委託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在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8 月 16 日（晚上 6 時 15 分至 10 時 15 分）進行雙重框架抽樣（家居固網電話和手提電話）的橫斷性電話民意調查，以定量研究方法，收集香港家庭成員對「家庭幸福」的主觀意見。考慮到個人私隱和成本因素，電話訪問的可行性比住戶訪問為高；此外，由於本研究涉及年長人士，數據顯示，65 歲及以上長者擁有智能或非智能手提電話的比例（前者 57.2%，後者 30.5%）較使用互聯網（56.3%）為高（政府統計處，2019b:56, 60, 69），因此，電話訪問的可及性較網上問卷方法為高。

### 調查對象

訪問對象是符合以下條件的香港市民：（一）年滿 18 歲，（二）定居於香港，（三）與至少一名家人同住，及（四）能操粵語或普通話；樣本透過隨機方法抽取。調查總受訪人數為 2,008，家居電話和手提電話調查的回應率分別是 41.0% 和 42.4%，若將可信度設於 95%，樣本誤差為  $\pm 2.19$  個百分點以內。我們選取了其中 1,343 人為本文的分析對象（透過家居電話和手提電話接觸者，各有 676 和 667 人），此等受訪者為所有與「家庭幸福」得分的相關問題提供了確定回應（即剔除回答「不適用」或拒答者），其社經背景簡列於表 1。進行數據分析時，按個人在雙重框架電話號碼取樣中的受訪機率，以及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比例對數據作出權重調整。

### 調查工具

本研究使用「香港家庭幸福指數量表」（Hong Kong Family Wellbeing Index）（以下簡稱為「量表」）來收集數據（附錄一），「量表」由我們採用定性與定量混合的研究方法，透過三個階段建構而成（Wong et al., 2020）。「量表」由六個範疇組成，分別為（一）家庭團結、（二）家庭資源、（三）家庭健康、（四）社會連繫、（五）社會資源，和（六）生活平衡（其定義簡列於附錄二）；前三項主要量度家庭內部的資源和家庭關係狀態，後三項則主要量度家庭的外部支持及其與社會互動的狀況，每個範疇由 2 至 13 條問題組成，共 26 項主觀指標和 26 條問題。家庭成員根據自身及家庭的情況對每一條問題進行 0 至 10 的評分（例如非常不同意 = 0，至非常同意 = 10），我們依據每條問題上的評分，計算出其所屬家庭的整體幸福得分和各範疇的得分，0 分為最低，10 分為最高，得分愈高代表整體「家庭幸福」水平和該範疇水平愈高。

「量表」的信度以 Cronbach's alpha 係數檢驗，整體指數為 0.904，各範疇分別為 0.943（家庭團結）、0.785（家庭資源）、

表 1：受訪者的社經背景 (%)

性別	男性	49.2
	女性	50.8
年齡	18–29 歲	23.8
	30–49 歲	38.2
	50 歲及以上	38.0
學歷	中學及以下	53.3
	大專及以上	46.4
	拒答	0.4
經濟活動身分	從事經濟活動	67.9
	非從事經濟活動	31.6
	拒答	0.5
家庭結構	無子女的核心家庭	7.1
	有子女的核心家庭	65.6
	三代家庭	9.6
	單親家庭	5.3
	其他	10.1
家庭每月收入 (港元)	拒答	2.4
	低收入 (20000 以下)	9.8
	中等收入 (20000–39999)	33.2
	高收入 (40000 及以上)	43.4
過去一年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sup>1</sup>	不知道 / 拒答	13.6
	無	80.8
	有	18.8
	拒答	0.4
特殊照顧需要的家庭成員數目 <sup>2</sup>	無	83.4
	一位	12.9
	兩位	2.9
	三位	0.6
	拒答	0.2

注：1. 重大變故例如家人去世、重病、意外住院、失業、嚴重的經濟困難或感情衝突。

2. 指家人因年紀大、疾病或殘障，而需要人特別照顧其生活起居。

0.814 (家庭健康)、0.655 (社會連繫)、0.523 (社會資源) 和 0.571 (生活平衡)，全部達 0.5 以上的水平。效度則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和驗證性因子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檢驗，結果亦達滿意水平 (Wong et al., 2020)。

「量表」各範疇的權重是透過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的數據分析和專家意見訂立，其中家庭團結、家庭資源、家庭健康、社會資源的權重各為 20%，社會連繫和生活平衡的權重各為 10%。另外，參考以往類似的量度工具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d.; Topp et al., 2015;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Board, 2017)，並以最少 10% 樣本人數為原則，本研究將家庭幸福水平劃分為四個層級，即 7.5 分及以上為「良好」，6 至 <7.5 分為「一般」，5 至 <6 分為「偏低」，5 分以下則屬「較差」。所有數據均運用 SPSS (24 版) 來分析。

## 研究質素

本研究通過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及行為研究操守委員會審批。除了使用信度和效度俱佳的「量表」外，本研究在電話訪問中運用科學化和嚴緊的執行步驟收集數據，包括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進行資料蒐集、由已接受訓練的本地大專在讀學生擔任訪問員、採取現場監督和電腦系統雙軌督導方法，確保數據的質素。

## 調查結果

### 整體和六個範疇「家庭幸福」的水平

圖 1 顯示整體的情況，香港「家庭幸福」水平處於「一般」範圍 (6.23 分) (10 分為滿分，下同)，其中家庭團結 (7.41 分)、家庭資源 (7.29 分) 和家庭健康 (6.99 分) 達「一般」

圖 1：香港「家庭幸福」和各範疇的水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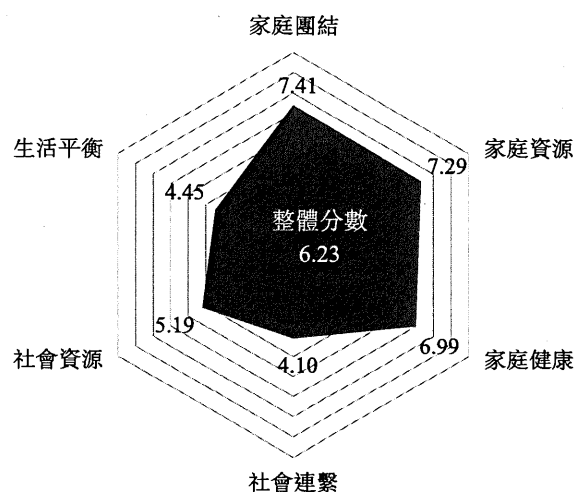


圖 2：「良好」層級的家庭幸福水平：指數和範疇得分（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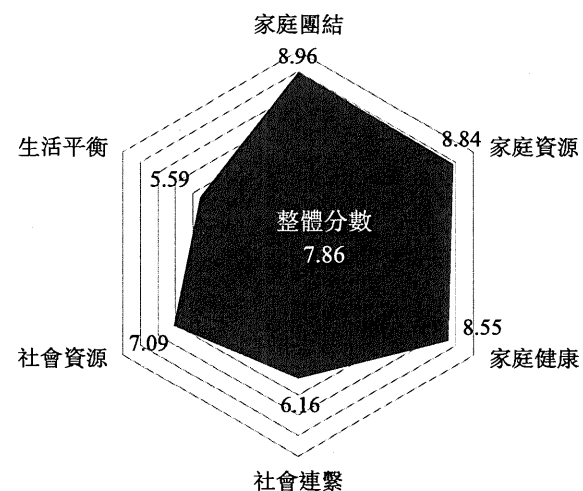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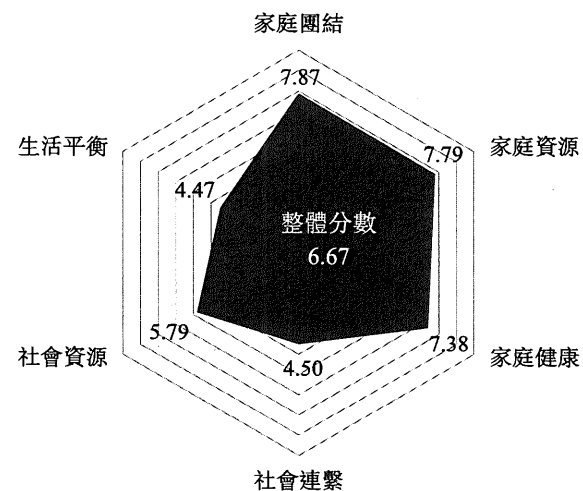


圖 3：「一般」層級的家庭幸福水平：指數和範疇得分（均值）



偏上水平，社會資源（5.19分）則跌入「偏低」範圍，而社會連繫（4.10分）和生活平衡（4.45分）更屬「較差」水平。

以家庭幸福水平劃分的四個層級去分析，家庭幸福指數屬「良好」層級的人士佔樣本的10.9%，其整體指數得分為7.86，其中家庭團結（8.96分）、家庭資源（8.84分）和家庭健康（8.55分）得分超過8.5，但是生活平衡（5.59分）的得分則落在「偏低」範圍（圖2）。

家庭幸福指數屬「一般」層級的人士佔樣本的50.7%，其整體指數得分為6.67，其中家庭團結（7.87分）和家庭資源（7.79分）屬「良好」，家庭健康（7.38分）屬「一般」，社會資源（5.79分）屬「偏低」，而社會連繫（4.50分）和生活平衡（4.47分）則屬「較差」（圖3）。

家庭幸福指數處於「偏低」範圍的人士佔樣本的26.4%，其整體指數得分為5.57，家庭團結、家庭資源和家庭健康（各得6.76、6.55和6.64分）屬「一般」，另外三項則情況較差，

圖 4：「偏低」層級的家庭幸福水平：指數和範疇得分（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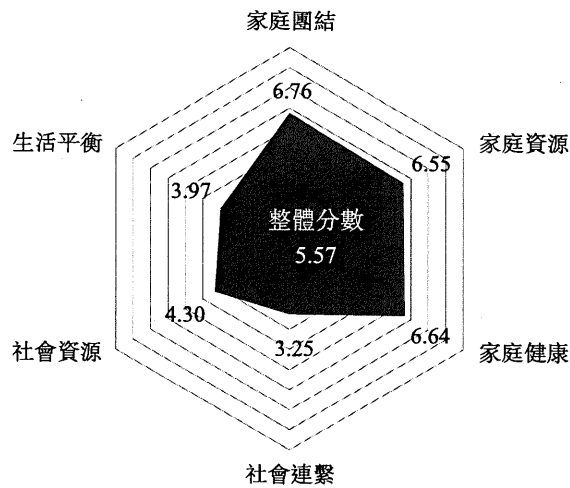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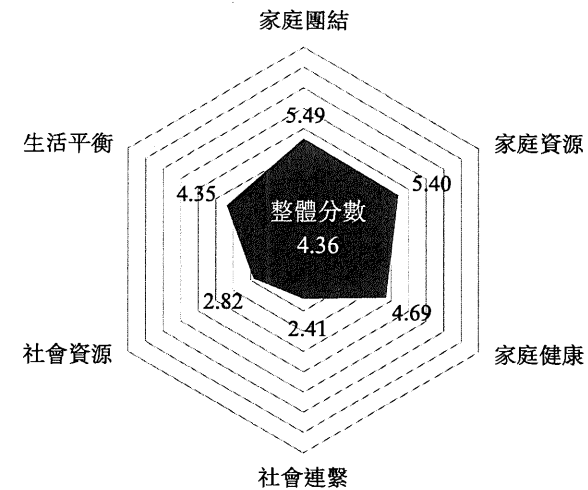


圖 5：「較差」層級的家庭幸福水平：指數和範疇得分（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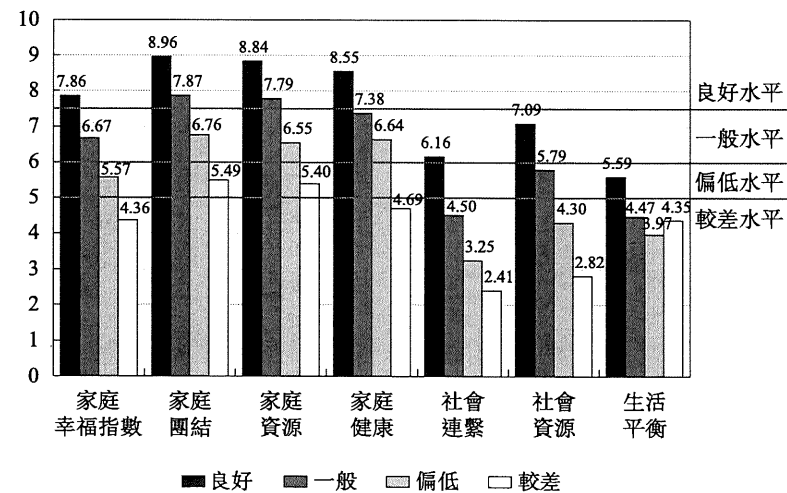


包括社會資源、生活平衡和社會連繫（各得 4.30、3.97 和 3.25 分）（圖 4）。

最後，家庭幸福指數跌入「較差」範圍的人士佔樣本的 12.0%，其整體指數得分為 4.36。該組別所有範疇的得分都屬「偏低」或「較差」，社會資源和社會連繫兩個範疇的得分甚至低於 3（圖 5）。

綜合以上整體和四個層級人士的結果，可見有關家庭與外在環境的範疇（社會連繫、社會資源和生活平衡），得分不及家庭內在的範疇（家庭團結、家庭資源和家庭健康），當中尤以生活平衡最為明顯，「良好」層級的人士只達到「偏低」水平，「一般」、「偏低」和「較差」層級者則落在「較差」範圍（圖 6）。

圖 6：四個「家庭幸福層級」的指數和範疇得分（均值）



#### 四個「家庭幸福層級」人士的社經背景

表 2 列舉了四個「家庭幸福層級」人士的社經背景，包括



表 2：四個「家庭幸福層級」人士的社經背景（行百分比）

	良好	一般	偏低	較差	卡方檢驗
性別					3.461
男性	51.9	46.7	52.1	51.0	
女性	48.1	53.3	47.9	49.0	
年齡					9.949
18-29 歲	20.4	23.3	24.6	26.7	
30-49 歲	30.4	39.3	39.9	36.9	
50 歲及以上	49.2	37.4	35.5	36.4	
學歷					19.750***
中學及以下	42.9	50.9	57.4	65.4	
大專及以上	57.1	49.1	42.6	34.6	
經濟活動身分					21.863***
從事經濟活動	78.1	65.3	74.2	58.6	
非從事經濟活動	21.9	34.7	25.8	41.4	
家庭結構					61.518***
無子女的核心家庭	6.5	7.1	4.4	14.7	
有子女的核心家庭	70.0	72.5	61.3	54.9	
三代家庭	6.9	8.0	12.9	13.6	
單親家庭	1.6	3.8	10.2	4.9	
其他	15.0	8.6	11.2	11.9	
家庭每月收入					83.996***
低收入	4.8	9.5	11.7	23.5	
中等收入	18.3	36.8	46.7	46.0	
高收入	76.9	53.7	41.6	30.5	
過去一年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28.927***
無	87.7	84.4	78.0	68.0	
有	12.3	15.6	22.0	32.0	
特殊照顧需要的家庭成員數目					14.464
無	83.7	86.0	82.2	76.3	
一位	13.6	10.8	14.5	17.2	
兩位	2.4	2.8	2.2	5.9	
三位	0.3	0.4	1.1	0.7	

\*  $p < .05$  \*\*  $p < .01$  \*\*\*  $p < .001$ 

性別、年齡、學歷、經濟活動身分、家庭結構、家庭每月收入、過去一年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和特殊照顧需要的家庭成員數目，運用卡方獨立性檢驗 (chi-square test of independence)，對比他們不同的社經背景分布，結果顯示，除了性別、年齡和特殊照顧需要的家庭成員數目外，其他社經背景在四個層級中的分布差異顯著 ( $p < .001$ )。

相對而言，「良好」層級人士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 (57.1%)，顯著高於「一般」、「偏低」和「較差」者 (49.1%、42.6% 和 34.6%)；而「良好」和「偏低」層級人士從事經濟活動的比例 (78.1% 和 74.2%)，均較「一般」和「較差」者 (65.3% 和 58.6%) 為高。

在家庭結構方面，「良好」和「一般」層級人士 (70.0% 和 72.5%) 比「偏低」和「較差」者 (61.3% 和 54.9%) 更多是生活在與子女同住的核心家庭；「較差」層級人士的家庭結構屬無子女的核心家庭 (14.7%)、「偏低」層級人士屬單親家庭 (10.2%) 的比例，則明顯偏高。

在家庭收入方面，「良好」層級人士達高收入 (即每月收入 40,000 港元及以上) 的比例 (76.9%)，大幅高於「一般」、「偏低」和「較差」者 (53.7%、41.6% 和 30.5%)；反之，「較差」層級人士是低收入 (即每月收入不足 20,000 港元) 的比例 (23.5%)，則顯著高於「良好」、「一般」和「偏低」者 (4.8%、9.5% 和 11.7%)。

最後，在過去一年，「較差」層級人士曾經歷家庭重大變故的比例 (32.0%)，明顯比「良好」、「一般」和「偏低」層級者 (12.3%、15.6% 和 22.0%) 為高。

## 討論

在過去 30 年，香港受工業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影響，無論在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都產生巨大變化，家庭不斷變化，帶來新的形態，包括小家庭化、核心家庭化、不婚率上

升、離婚率增加、少子化、單親家庭數目急增，以及單人住戶和獨居長者增加（尹寶珊、羅榮健，2015）。雖然這些新趨勢對家庭帶來不少挑戰，近年的研究卻顯示，香港人仍普遍滿意自己的家庭生活，認為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的，這趨勢還頗為穩定（Policy 21 Limited 2012, 2014, 2016, 2019; 香港家庭福利會，2017;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8）。本研究則發現，若與以往相類似的研究相比較，香港整體的「家庭幸福指數」均值只有 6.23 分，處於「一般」水平的低端。仔細分析下，指數顯示家庭內部的相關範疇，包括家庭團結、家庭資源和家庭健康，比家庭與外部系統相關的範疇，包括社會連繫、社會資源和生活平衡，得分較高。家庭內部相關的範疇以家庭團結得分最高（7.41 分），接近「良好」水平；其次是家庭資源（7.29 分），第三是家庭健康（6.99 分），兩者都屬「一般」水平。這個結果與 2017 和 2018 年「家庭幸福感」的調查結果相近（香港家庭福利會，2017;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8）。兩項調查中的家庭溝通方面得分都是 74（100 分為滿分，下同），而物質幸福感得分各為 77 和 76，精神幸福感得分則只有 67 和 68。Salaff（1981）形容 1970 年代香港家庭形態為「向心家本主義」（centripetal familism），即個人考慮事情時往往以家庭利益為大前提，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傳統的家庭觀念備受挑戰，但本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香港人仍然十分着重家庭價值，持守一些核心觀念，例如家庭和諧、長幼有序、互相幫助等（Wong et al., 2019），因此，香港家庭內部情況仍然相對穩固。

相反，家庭與外部系統相關範疇的得分令人憂慮，社會資源得分只有 5.19，屬「偏低」範圍；生活平衡和社會連繫分別為 4.45 分和 4.10 分，跌落「較差」水平；家庭幸福「一般」、「偏低」和「較差」層級人士在這三個範疇都只達到「偏低」或「較差」水平（參考圖 6），反映家庭與社會出現負面互動。此外，四個層級人士的生活平衡得分，都比社會連繫和社會資源更差，表示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是香港家庭面對的一大挑戰，這些結

果可能與以下兩方面有關，即（一）2019 年 6 月開始發生的社會運動，和（二）香港人的工時過長。

本研究收集數據時正值因為香港民眾反對《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簡稱《逃犯條例》）而出現的大型社會運動，當時社會氣氛緊張，不同持份者例如商界、醫護、教育、社福界、紀律部隊等，以及一般民眾，無論在工作或生活都大受影響（Chen, 2019; Yuan, 2019; *The Lancet Oncology*, 2020）。很多社會人士，特別是年輕人，起初由對《逃犯條例》不滿，擴展至表達對政府漠視民意的不滿（香港民意研究所，2019）。社會不穩定、民眾立場分裂以及對政府不滿，大大減弱市民對社會的歸屬感，同時阻礙他們使用社會資源的信心。

為了改善市民在工作與家庭生活上衝突的情況，香港政府作出一定的努力，例如在 2007 年成立家庭議會，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施政報告》中承諾在制定政府政策過程中考慮家庭的角度，由 2013 年開始，所有政策必須評估對家庭結構和功能的影響，並從 2018 年起採用「家庭影響評估」清單。政府亦推動多項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協助僱員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如特別假期、靈活的工作安排和生活上的支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7），可是，香港人的工時仍普遍過長，每周的平均工時是 50.1 小時，在 71 個城市中排行第一（*China Daily Asia*, 2016），這與現時沒有普遍適用的法定條文規範標準工時、最高工時、超時工作限制或超時工作薪酬有關（勞工處，2012）。政府在 2018 年決定擱置討論了八年的立法建議，改為在 2019 至 2020 年逐步推出 11 個行業的工時指引，包括飲食、建造、酒店及旅遊、零售等行業，以改善基層僱員工時過長的問題，但至今仍然未清楚其成效。

本研究亦展示了整體和四個「家庭幸福層級」受訪者的社經特色，四個層級人士的學歷、經濟活動身分、家庭結構、家庭收入，以及在過去一年家庭曾否發生重大變故的分布差異顯

著，「良好」層級的家庭成員具有高學歷、高家庭收入、從事經濟活動，以及生活於與子女同住的核心家庭的比率，相對偏高；而「較差」層級的家庭成員具有較低學歷、低家庭收入、非從事經濟活動，以及在過去一年家庭曾發生重大變故的比例，則相對偏高。這些發現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似，例如父母學歷愈高，其家庭功能愈佳，管教壓力愈低（Ma et al., 2009; Ma et al., 2012）；貧窮家庭的青年對家庭功能（家長管教質素、親子關係質素）的評價，比非貧窮家庭的青年為低（Shek, 2008）；相對雙親家庭，單親家庭，尤以女性家長、低學歷家長和有年幼子女者，擁有較差的心理健康情況（Hong Kong Single Parents Association an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2004）；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如父母離婚、家庭成員患病時，家庭壓力都會增加，令家庭凝聚力下降，並影響個人身心健康（馬麗莊等，2007）。

## 建議

本研究填補了此領域的知識缺口，同時為不同持份者提供制定社會政策與服務時有參考價值的資料。由於「家庭幸福」情況會因應環境變化而受影響，建議政府應該定期評估香港「家庭幸福」的狀況，以制定有效和適時的家庭政策和服務；此外，亦應持續追蹤香港家庭幸福的變化，以便有效地評估有關措施的成效。新西蘭、澳洲、馬來西亞等國家均有類似的做法，新西蘭早在 2013 年便每年為國民（包括原居民毛利人）進行「家庭幸福」調查（Social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Unit, 2018）；馬來西亞從 2016 年開始亦定時進行類似的研究，仔細分析和對比不同區域、種族等人士的情況（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Board, 2017），這些結果成為他們制定家庭政策和服務的重要數據。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了香港「家庭幸福」的保護和危機因素：前者主要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繫；後者則是家庭與外在系統的

互動，特別是工作和家庭生活衝突。不同持份者應該透過相關的家庭政策和服務，持續強化家庭內部情況，同時投放更多資源來改善家庭與外在系統的關係，例如增加家庭使用正規和非正規資源的渠道、推動家庭參與社會事務，以及增加和落實更多家庭友善措施等。與此同時，由於四個「家庭幸福層級」的情況有所不同，在制定政策和服務時，必須要有針對性的方案，例如對「偏低」層級需要鞏固其家庭內部情況（即家庭團結、家庭資源和家庭健康），改善社會連繫和生活平衡；但對「較差」層級則必須改善其整體家庭幸福的狀況。

最後，本研究將社會中較為弱勢的人群識別出來，例如貧窮家庭、單親家庭和曾經發生重大變故的家庭，建議政策制定者和前線社工應該按他們的「家庭幸福指數」，全面且系統地理解他們的狀況。以低收入家庭群組為例，由於他們有較大機會跌落家庭幸福「較差」的層級水平，因此，在改善他們的家庭經濟之餘，同時要注重他們在家庭關係、身心健康、社會支援網絡、社會資源、生活平衡各方面的需要。

## 限制

本研究受以下幾方面的限制：（一）由於採用電話調查蒐集數據，未能接觸沒有固網和手提電話的人士；（二）調查對像只限家庭其中一位成員；（三）調查排除了非同住家人的意見，例如離異家庭非同住的家長、居住院舍的家庭成員等，以上情況對調查結果的代表性可能有所影響。另外，研究期間發生的激烈社會政治事件可能導致研究數據偏離一般數值。

## 參考書目

尹寶珊、羅榮健。2015。〈過去與現在的家庭形態走向〉。載趙永佳、丁國輝、尹寶珊編，《家在香港》，頁 15-4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明報》。2019。〈割房租金佔收入逾四成破記錄 人均 58.2 呎 細過公屋標準〉，6 月 24 日，版 A08。
- 政府統計處。2017。《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 — 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香港：政府統計處。
- 政府統計處。2018。《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 — 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香港：政府統計處。
- 政府統計處。2019a。〈1986 年至 2018 年香港死亡趨勢〉。載《香港統計月刊：2019 年 11 月》，頁 FB1-11。香港：政府統計處。
- 政府統計處。2019b。《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7 號報告書：資訊科技使用情況和普及程度》。香港：政府統計處。
- 政府統計處。2019c。《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19 年版》。香港：政府統計處。
- 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2012。《二零一零年公民意識研究主要報告》。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
- 食物及衛生局。2017。《精神健康檢討報告》。[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80500\\_mhr/c\\_mhr\\_full\\_report.pdf](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80500_mhr/c_mhr_full_report.pdf)
-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8。〈香港家庭幸福感調查 2018 研究摘要〉。香港：香港家庭福利會。
-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2018。《2017 香港助人指數研究報告》。香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 香港民意研究所。2019。《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民間民情報告（初版）》。香港：公民實踐培育基金。
- 香港家庭福利會。2017。《香港家庭幸福感調查 2017 報告書》。香港：香港家庭福利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7。〈家庭友善僱傭措施〉。<https://www.gov.hk/tc/residents/employment/recruitment/familyfriendly.htm>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8。〈立法會十五題：改善人均居住面積〉。新聞公報，6 月 20 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6/20/P2018062000326.htm>
- 馬麗莊、尹寶珊。2015。〈成年子女與父母的關顧和互動〉。載趙永佳、丁國輝、尹寶珊編，《家在香港》，頁 83-10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馬麗莊、王家英編。2007。《香港華人家庭健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馬麗莊、王家英、劉玉琮、盤淑嫻。2007。《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勞工處。2012。《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摘要》。[https://www.labour.gov.hk/eng/plan/pdf/swh/swh\\_executive\\_summary.pdf](https://www.labour.gov.hk/eng/plan/pdf/swh/swh_executive_summary.pdf)
- 黃洪。2015。《「無窮」的盼望：香港貧窮問題探析（增訂版）》。香港：中華書局。
- Bengtson, Vern L., and Robert E. L. Roberts. 1991.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 An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4): 856-70.
- Chan, Ko-ling. 2012. "Child Maltreatment in Chinese Societi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Pp. 3-20 in *Child Protect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Challenges and Policies*, edited by Ko-ling Chan. Hauppauge: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 Chen, Yu-han. 2019. "The Controversy of the Amendment of Anti-extradition in Hong Kong: Threat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olistica* 10 (3): 133-42.
- China Daily Asia*. 2016. "Hong Kong Has Longest Working Week of 71 Cities." May 25. [https://www.chinadailyasia.com/hknews/2016-05/25/content\\_15439024.html](https://www.chinadailyasia.com/hknews/2016-05/25/content_15439024.html)
- Chung, K. F., and M. C. Wong. 2004. "Experience of Stigma among Chinese Mental Health Patients in Hong Kong." *Psychiatric Bulletin* 28 (12): 451-54.
- Families Australia. 2007. "Family Wellbeing: Families Australia's Policy." Canberra: Families Australia.

- Greenhaus, Jeffrey H., Karen M. Collins, and Jason D. Shaw. 2003.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k–Family Bal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3 (3): 510–31.
- Ho, Suzanne C., Alfred Chan, Jean Woo, Portia Chong, and Aprille Sham. 2009. "Impact of Caregiving on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A Comparative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Caregivers for Elderly Persons and Noncaregiver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64A (8): 873–79.
- Hong Kong Single Parents Association, an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hinese Single Paren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Single Parents Association.
- Johnson, Eric D. 1998. "The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Family Sense of Competence on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Family Relations* 47 (4): 443–51.
- Lam, W. W. T., R. Fielding, I. McDowell, J. Johnston, Sophia Chan, G. M. Leung, and T. H. Lam. 2012. "Perspectives on Family Health, Happiness and Harmony (3H)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People: A Qualitative Study."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27 (5): 767–79.
- The Lancet Oncology*. 2020. "Hong Kong: Long Civil Unrest with Long-term Consequences." *The Lancet Oncology* 21 (1): 1.
- Lau, Ying, and Daniel F. K. Wong. 2008.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Helping Chinese Women with Perinatal Depressive Symptoms Cope with 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Obstetric, Gynecologic, and Neonatal Nursing* 37 (5): 556–71.
- Lau, Yuk-king. 2003.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for Single Parent Families in Hong Kong: A Paradox."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8 (1): 47–52.
- Lau, Yuk-king. 2010. "The Impact of Fathers' Work and Family Conflicts on Children's Self-esteem: The Hong Kong Cas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5 (3): 363–76.
- Lau, Yuk-king, Joyce L. C. Ma, Po-san Wan, and Lok-yin Lai. 2014.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in Hong Kong: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Social Work* 17 (1): 3–20.
- Lau, Yuk-king, Joyce L. C. Ma, Po-san Wan, Timothy K. Y. Wong, and Lok-yin Lai. 2012. "Work–Family Conflicts, Family Leisure Activities, and Family Functioning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Employment Relations Review* 18 (1): 82–100.
- Lee, William K. M. 2002. "Gender Ideology and the Domestic Division of Labor in Middle-class Chinese Families in Hong Kong."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9 (3): 245–60.
- Luepnitz, Deborah A. 1988. *The Family Interpreted: Feminist Theory in Clinical Pract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 Joyce L. C. 2005. "Th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Uses of Family Conflicts in a Chinese Context: The Case of Anorexia Nervosa."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7 (1): 24–42.
- Ma, Joyce L. C. 2015. "A Family-centred Approach in Helping Poor Children in Hong Kong." Pp. 201–15 i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on Child and Family Poverty: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Elizabeth Fernandez, Anat Zeira, Tiziano Vecchiato, and Cinzia Canali. Cham: Springer.
- Ma, Joyce L. C., Shuk-han Pun, and Kelly Lai. 2004. "Help-seeking Experiences of Hong Kong Chinese Families Seeking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Hong Kong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3 (1 & 2): 20–41.
- Ma, Joyce L. C., Timothy K. Y. Wong, Yuk K. Lau, and Lok Y. Lai. 2012. "The Effe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amily Structure on Parental Warmth and Parental Control in a Chinese Context: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 6 (3): 265–81.
- Ma, Joyce L. C., Timothy K. Y. Wong, Yuk-king Lau, and Shuk-han Pun. 2009. "Perceived Family Functioning and Family Resources of Hong Kong Familie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Social Work* 12 (3): 244–63.
- Mak, Winnie W. S., Rebecca Y. M. Cheung, and Lawrence S. C. Law. 2009. "Sense of Community in Hong Kong: Relations with Community-leve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4 (1–2): 80–92.
- Mercer. 2019. "Mercer's 25th Annual Cost of Living Survey Finds

- Cities in Asia Most Expensive Locations for Employees Working Abroad.” <https://www.mercer.com/newsroom/mercera-25th-annual-cost-of-living-survey-finds-cities-in-asia-most-expensive-locations-for-employees-working-abroad.html>
-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Board. 2017. *Report on Malaysian Family Well-being Index 2016*. <http://familyrepository.lppkn.gov.my/701/>
- Noor, Noraini M., Anjli D. Gandhi, Ismahalil Ishak, and Saodah Wok. 2014. “Development of Indicators for Family Well-being in Malaysi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5 (1): 279–318.
- Policy 21 Limited. 2012. *Family Survey 2011*. [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en/files/research/FamilySurvey2011\\_Report.pdf](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en/files/research/FamilySurvey2011_Report.pdf)
- Policy 21 Limited. 2014. *Family Survey 2013*. [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en/files/research/Family\\_Survey\\_2013\\_Report.pdf](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en/files/research/Family_Survey_2013_Report.pdf)
- Policy 21 Limited. 2016. *Family Survey 2015*. [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en/files/research/Family\\_Survey\\_2015\\_Final\\_Report.pdf](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en/files/research/Family_Survey_2015_Final_Report.pdf)
- Policy 21 Limited. 2019. *Family Survey 2017: Final Report*. [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en/files/research/family\\_survey\\_2017.pdf](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en/files/research/family_survey_2017.pdf)
- Poston, Denise, Ann Turnbull, Jiyeon Park, Hasheem Mannan, Janet Marques, and Mian Wang. 2003. “Family Quality of Life: A Qualitative Inquiry.” *Mental Retardation* 41 (5): 313–28.
- Salaff, Janet W. 1981.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ek, Daniel T. L. 2008. “Economic Disadvantage, Perceived Family Life Quality,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5 (2): 169–89.
- Social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Unit. 2018. *Families and Whānau Status Report 2018*. <https://thehub.swa.govt.nz/assets/Uploads/FW-2018-Report-210618-FINAL-Web.pdf>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 “How Generous Is Hong Kong? Above Average, According to HKU Survey on Donations and Charitable Work.”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community/article/2151521/how-altruistic-hong-kong-above-average-according-hku-survey>
- Topp, Christian W., Søren D. Østergaard, Susan Søndergaard, and Per Bech. 2015. “The WHO-5 Well-being Index: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84 (3): 167–76.
- Tsang, Hector W. H., Phidias K. C. Tam, Fong Chan, and W. M. Chang. 2003. “Sources of Burdens on Families of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Ill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26 (2): 123–30.
-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2008.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08/2009: Harmonious Cities*. Nairobi: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 Wollny, Ivonne, Joanna Apps, and Clem Henricson. 2010. *Can Government Measure Family Wellb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London: Family and Parenting Institute.
- Wong, Daniel F. K., Helen T. K. Pui, Veronica Pearson, Eric Chen, and Siu-ning Chiu. 2003. “Changing Health Beliefs on Causations of Mental Illness and Their Impacts on Family Burdens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Caregiver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2 (2): 84–98.
- Wong, Mooly M. C., Joyce L. C. Ma, Po-san Wan, Ting-kuok Iu, Lily L. L. Xia, and Rhea Yuan. 2019. *A Study on Family Research in Hong Kong: A Critical Review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 Final Report*.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Family Council,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https://www.pico.gov.hk/en/policyresearch/pico\\_research\\_reports.html](https://www.pico.gov.hk/en/policyresearch/pico_research_reports.html)
- Wong, Mooly M. C., Joyce L. C. Ma, Po-san Wan, Lily L. L. Xia, and Hong-ting Fok. 2020. *Research Report on a Study on Family Wellbeing Index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d. “WHO-5 Questionnaires.” <https://www.psykiatri-regionh.dk/who-5/who-5-questionnaires/Pages/default.aspx>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1. "Hong Kong Population 2021."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hong-kong-population>

Wu, Q., and J. C. C. Chow. 2013. "Social Service Utilization, Sense of Community, Family Functioning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New Immigrant Women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0 (5): 1735–46.

Yaxley, Varunie, Valdeep Gill, and Sally McManus. 2012. *Family Wellbeing: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dentifying and Validating Domains*. London: NatCen Social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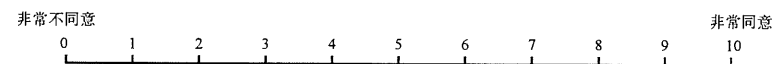
Yuan, Shawn. 2019. "Tensions Grow between Hong Kong Police and Medics." *The Lancet* 394 (10214): 2056.

Zubrick, S. R., A. A. Williams, S. R. Silburn, and G. Vimpani. 2000. *Indicators of Social and Family Functioning*.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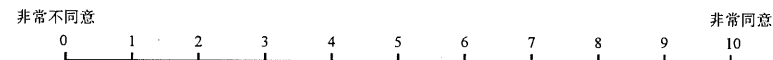
## 附錄一：「香港家庭幸福指數量表」

請問以下描述符合您家庭的整體情況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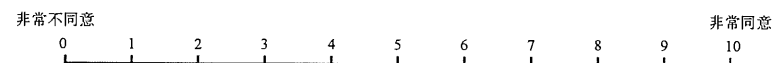
1. 在家中感到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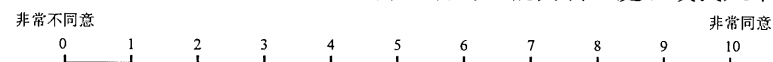
2. 在過去一年，家庭收入足夠應付日常的開支（收入包括工資、花紅、房屋津貼、綜援金、老人生果金、租金或投資收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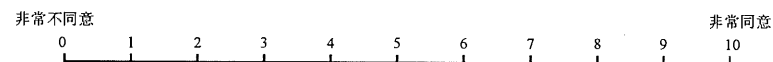
3. 有舒適的居住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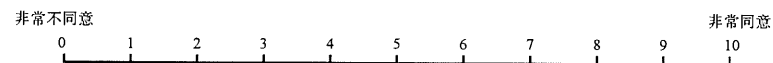
4. 有能力解決生活難題（例如爆水管時，能夠自己處理或找人維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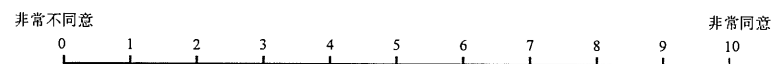
5. 有足夠的相處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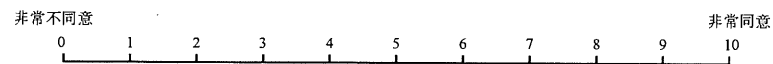
6. 享受一齊相處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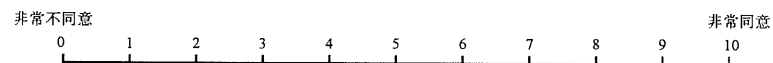
7. 可以互相信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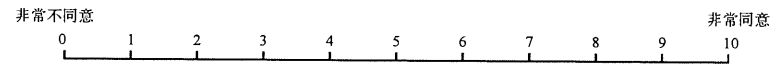
8. 可以彼此遷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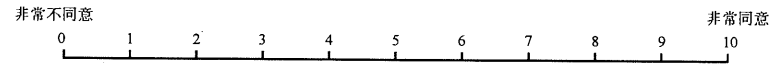
9. 感激各人為家庭的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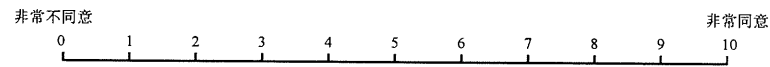
10. 經常融洽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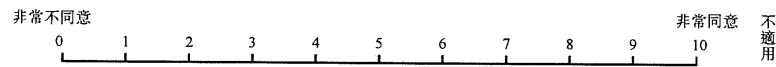
11. 可以發揮各自的長處和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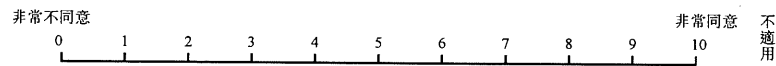
12. 目前的生活水平與家人的努力比較，是相當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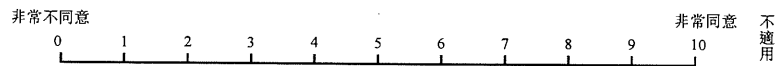
13. 對子女有足夠的關懷和照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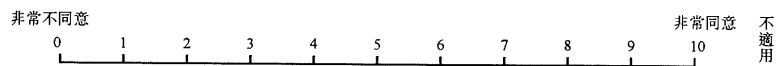
14. 對子女有獎罰分明的管教



15. 工作令您們疲累到做不到應做的家庭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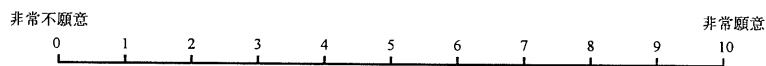


16. 家庭煩惱或問題，令您們難以專心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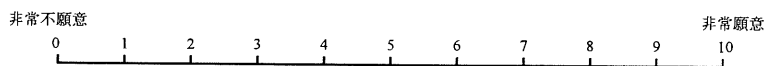


整體來說，在有需要時，您和您的家人願意互相幫忙做以下的事情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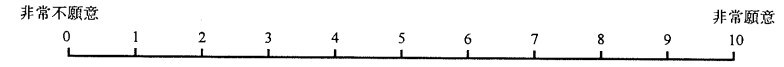
17. 解決財政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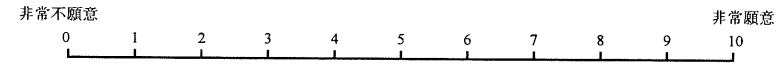
18. 處理家庭事務（例如打掃、煮飯、照顧兒童和長者）



19. 就重要事情（例如工作、升學、就醫）提供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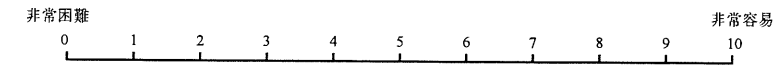


20. 聆聽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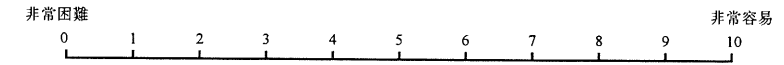


當您的家庭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困難時（例如身體不適、照顧長者、託管兒童），容易找到以下的人或機構幫忙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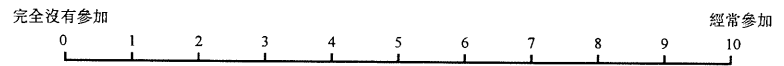
21. 親戚、朋友或鄰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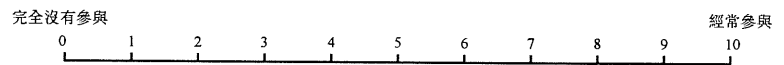
22. 政府部門或社福機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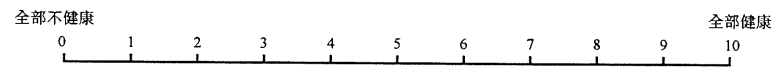
23. 您和您的家人有沒有參加社會或宗教團體的聚會或者活動？  
（社會團體例如街坊會、青少年中心、老人活動中心；宗教團體例如教會、佛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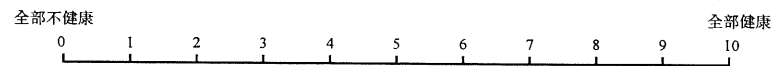
24. 您和您的家人有沒有參與義工服務或慈善捐款？



25. 整體來說，在過去一年，您和您家人的身體健康狀況如何？



26. 整體來說，在過去一年，您和您家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如何？





## 附錄二：「香港家庭幸福指數量表」六個範疇的定義

範疇	定義
家庭團結	家庭團結是指家庭成員的凝聚程度，包括家庭之中是否有和諧融洽的氣氛、家庭成員有否足夠和有質素的相聚時間、家庭成員間能否付出與承擔，以及家庭成員在生活各個方面能否互相幫助（包括財務、勞務、資訊和情感）。
家庭資源	家庭資源是指家庭是否擁有足夠資源，以及能否有效運用不同資源，以滿足家庭成員的日常所需，從而讓家庭生活有條不紊地進行。這些資源不僅包括家庭生活水平、收入狀況、居住環境，還包括處理日常生活問題的能力。
家庭健康	家庭健康是指家庭成員整體健康狀況，不單指「無病痛纏身」的身體健康，亦包括心理方面的健康。
社會連繫	社會連繫是指家庭與社會的連結與互動，包括對社區事務的參與及對社會的回饋。
社會資源	社會資源是指家庭在有需要的時候，是否能夠從外間獲得正規（如政府、社福機構等）和非正規（如親友、同事、鄰居等）的支援。
生活平衡	生活平衡是指能否在家庭生活和在工作之間取得平衡，以達至從兩方面都得到滿足感的狀況。